

送牛奶的人

滕 鴻 濤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送牛奶的人

.....

中国文联出版社

送牛奶的人

陈鹤涛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787×1092 1/32 3印张 50,000字

195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 定价(6) 0.26元

送牛奶的人

滕 鴻 濤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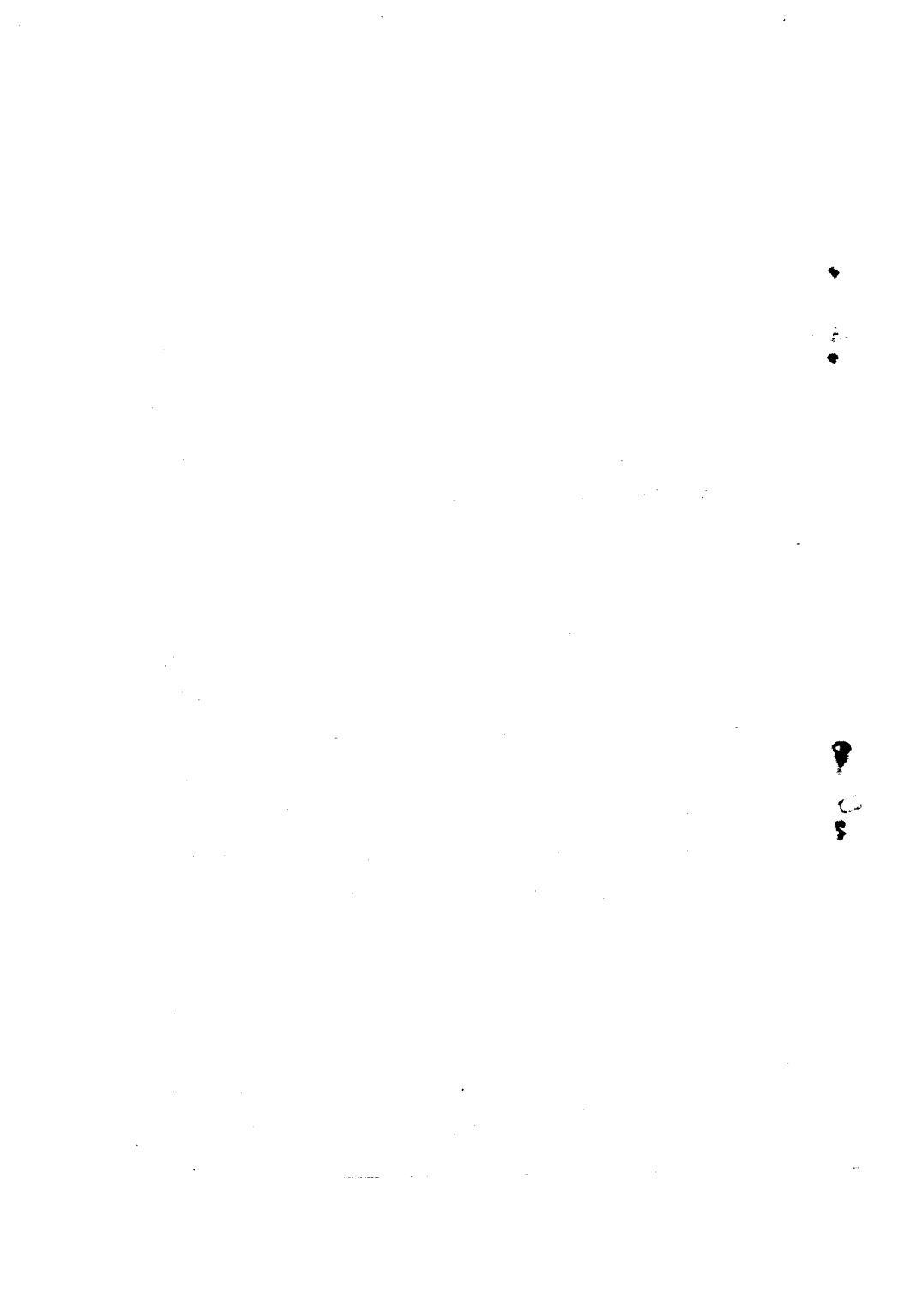
內 容 提 要

这是工人作者滕鴻涛自1950年以來的創作选集。有散文特寫，有短篇小說。从这些作品里，可以看出新社会里新的事物、新的道德品質的不断增長以及工人階級对劳动和生活的热爱。

封面設計：沈云瑞

目 次

皮猴.....	5
贈書.....	12
王英.....	20
楊大嫂.....	34
送牛奶的人.....	38
于老善.....	41
房子.....	49
看表.....	56
獎金.....	59
媽媽.....	64
汽笛的聲音.....	66
雨鞋的故事.....	69
攔車.....	71
早來了半點鐘.....	73
我怎樣學習寫作的.....	76
讀滕鴻濤散文五十篇.....	蕭也牧 81



皮 猴

小河溝里的水，剛剛結了一層薄冰，王金海的那件皮猴，又穿上了身。茶綠色的面，灰白參差的皮里子，上面還連帶着一頂遮蓋着整個頭部的軟皮帽，這樣的一件皮猴在他身上雖然已經穿過了好幾個冬天，但由於穿戴的在意，看起來還是新新的。披在身上，走起路來，都帶着那麼一股子得意勁。

在往常，他一走進火車站的運轉室，將皮猴脫下身來，搭在手臂上，照例得說上一套：

“這玩藝（指皮猴）穿在身上是真頂事，又輕鬆、又暖和。可比着咱們發的那件窩窩囊囊的棉大衣強多了，多笨呀！壓在身上像一袋面，趕多晚咱們人人都架上這麼一件，那可太好了。”

這幾天，站上各部門都火火暴暴的展開了抗美援朝的事務學習和愛國主義生產競賽運動。有的工友流着眼淚訴說美帝國主義軍隊過去的暴行，激烈一點的，恨不得把美帝國主義這羣害人精咬幾口才遂心。王金海也感覺到再拉這一套，有點不合大家伙的口味。碰上楞頭青小伙子們，說不定就許跟他抬起來。可是對他這件寶貝皮猴捧場言詞，有時還是不斷地

冒出一股子来：

“自从老美一撤退，皮猴的行情可漲大了，听说一件得六、七十万人民币哩！要不是那陣子得了这么一件，咱要命也买不起！你说穿着不在意一点还行……”

接班的鐘点到了，和往常一样，王金海將皮猴抖落个干干净净，放在紧里面儲存文具的小屋子里，轉回头来，就問他这班調車組組長吳永說：

“組長！上一班他們將棉大衣都移交的够数嗎？”

吳永將挂在牆上的棉大衣数了数答道：

“差一件……对啦！上一班的小赵穿着开会去啦！他临走告訴我了。”

王金海听了，唠唠叨叨的閑白又念道上了：

“接班时非得抓紧了这件事不可，下班的都穿走了，这么冷的天，叫当班的怎么受呀？誰不穿也不行，干脆都叫他們穿去，咱們也別干活啦……”

念道完了，压尾又批評上啦：

“太強調个人利益了！”

組長倒是沒有說什麼，在一旁擦信号灯的小李可听不下去了，頂了王金海几句：

“老王！少說几句吧，小赵穿着开会去，也不算私事，少一件就少一件，湊合一班吧！再說你个人不是还有一件皮猴嗎？”

小李前头說的一截話，王金海到無所謂，赶后面提到叫他穿自己的皮猴干活去，可翻了：

“穿皮猴干活去，弄髒了誰給洗呀？挂破了誰給补呀？公

家發的棉大衣為的是什麼？不是給咱們穿嗎？再說那玩藝穿在身上干活，也不利落呀！”

小李聽了他緊後面的一句話像是抓著理似地問：

“以往你不是說棉大衣笨嗎？皮猴又輕鬆又暖和，現在怎麼又不利落了？”

王金海叫小李堵的半天沒有說出話來，臉也紅了，末了勉強擠出一句：

“我說的是走路……走路……你懂嗎？……”

兩個人還要往下吵，組長吳永實在看不下去了，走過來給拉開說：

“二位！快接班吧！不是少一件棉大衣嗎？今天我不穿了，誰叫我答應小趙穿走了呢。”

原來火車站上的棉大衣不是按全人數發的，是根據每天當班的有多少人，三班人輪替著倒換著穿。有的工友原先有舊大衣的，就穿上自己的，不再爭著等移交的那一件了。王金海可不然，上了班第一件大事，就是數大衣，惟恐怕叫下班的穿走了一件，拿他那件皮猴頂數。不管多要好的朋友，要是向他借皮猴穿，那算沒交情。

新由別的單位轉勤過來的工友還不太清楚，凡是一直未經調動的工友們，都知道王金海這件皮猴是怎麼得到手的。往常王金海提起了他這段“過關斬將”的歷史，說的是眉飛色舞，唾沫星子噴的多遠，一張嘴就是：

“要提起怎麼得的這件皮猴，那真是三言兩語說不清，鑽進了大火搶救出貨車，光是車里裝的東西，那是數也數不

清……”

王金海吹噓的這一套，還真是事實。他這件皮猴也確實是鑽到火里，冒着危險得到的。

正當日寇投降的時候，美國軍隊在華北登了陸，火車站上一堆一堆的淨是美國的軍用物資器材，由輪船上卸下來，再用火車分發到各地。站里站外都設上了美國憲兵的盤查哨，上下班的工友都要經過他們盤問盤問，身旁帶的飯盒，上夜班預備防寒的衣服包，他們也要打開瞧瞧。晚上他們往貨車上裝物資器材的時候，一來就把中國人趕得遠遠的，不許看。弄不清他們搞的是什麼鬼？有許多工友背地里時常罵大街：

“他媽的！我就解不開這個扣，這是勝利了嗎？剛受完了日本鬼子的气，又來了這一羣老美軍隊，上下班都搜搜你，拿你當小偷，簡直拿中國人不當人，這比日本鬼子強的是哪兒呢？”

“比起日本鬼子，我看只有更厲害一些，那時節穿着制服上班他倒是不搜的，現在可好，是中國人就要盤問。站上剛派來的那幾個接收委員，還口口聲聲說：‘咱們是四強之一，美國是咱們最好的朋友！’你們大家伙說咱們到底哪點像四強之一呀？”

王金海心里也時常犯這份肝气，不過有一件事，使他總念念不忘的，認為美軍有的地方還不錯。有一次在站上停着一列美軍用汽油車，其中有一輛貨車着了火，王金海披着一件濕淋淋的浸透了水的棉大衣，冒着大火領着機車將那輛着火的貨

車提開了車鉤，甩到旁邊僻靜的線路上。這樣，救了一整列車的汽油。駐站美軍賞了他一件皮猴，可把王金海給高興透了。他經常在市場中看到使他愛慕的美國皮猴，現在披到了自己的身上，心里想：“冒了這麼一回險总算值！”

一些工友們，也不斷一半打岔一半棒的說几句：

“吓！王金海！你真有兩下子，这件皮猴架在身上，真增加你几成人才！”

但有的工友們可不這樣想，他們給王金海抱不平，他們說：

“老王！你光知道給了你一件皮猴啦！你算一算，你搶救了他們多少桶汽油，比你这件皮猴不知道高出多少倍價錢，賞这么件衣服，真他媽的显眼！”

王金海倒沒有感到這些个，他認為這就不錯了，搶救的東西可比这件皮猴值的多的多，可是，你得想想，人家這些東西是運給咱中國，給咱們中國人用的呀！

解放以後，再也听不見他提過去這段歷史，不過他有這樣一個念頭：

“皮猴還總是皮猴，穿在身上，走到哪也比棉大衣漂亮，順眼。你說人家這東西不好行嗎？誰能白給一件皮猴？少說也值四五十萬！”

小李是從別處調來的，不知道他從哪個老工友口里听到了王金海這段事，再加上這些日子憋着一股子仇視美帝的心氣，一看見王金海把那件皮猴揮完了又刷，就生了氣。近日升了火爐王金海就把一張當日的報紙蒙在皮猴上，揩灰塵，小李

心里的火气再也忍不住了，就說：

“老王！只顧保护你这件宝贝皮猴，可別拿当天报纸盖上呀！我們还要学习抗美援朝的时事呢！你用不着学习了，美帝国主义跟你又没有仇，还白得了一件皮猴……”

这几句話可刺痛了王金海的心，他臉上頓時变了色，說話都有些發顫了：

“小李……你！你！年紀青青的說話可得留德……不要血口噴人……你方才說的真比罵街还难听呢……”

小李还不是饒人，斬釘截鉄地說：

“我要說，我要說，我說的是瞎話嗎？你給美帝国主义立了功……立了功……”

王金海气得說不出話来。

大家伙死拉活拉的將兩個人算是劝开了，又把小李批評了一頓，才算是把王金海的气平了平。

回到家，王金海的腦袋里可系上了大疙瘩了，細細地琢磨琢磨小李早上說的話，可正碰痛自己近些个日子时时想到的問題，……“美帝国主义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我以往作的那件事就不算光荣了……这件皮猴呢？……”他开始对那件皮猴瞧着沒有以前那样順眼了。

他想到工会同志报告中的一段話：

“……美帝国主义接济了蔣介石大批汽油开动了美帝国主义送給蔣介石的裝甲汽車，坦克，飞机进攻解放区，屠杀人民……”

“用‘汽油’开动了屠杀人民的武器”，這句話真像一把刀

子扎到他的心窩上，他不敢再琢磨下去，他感到心中一陣隱痛。

他又想到被美帝国主义的汽車軋死了，軋伤了父、母、弟、妹的工友們在控訴大会上一面淌着泪，一面說的話：

“……万惡的美軍，他們用賤价的汽油將車子拚命的快开……向我父亲身上闖去……血登时流出来了……”

“汽油！”“汽油！”又是汽油！沒有汽油，美帝国主义的車子不会跑，蔣介石的飞机不会飞，也就不会軋死、炸死中国的人民……

想到这些，他感到这件皮猴，压得他有些透不出气来，再也不能給他一些溫暖，他赌气將皮猴扔到炕角里。

第二天，王金海到了工会办公室里，屋里正拥挤着許多工友，手里拿着慰劳参加援朝的中国志願部队的物品。工会主席一个一个地登記着人名、物品名称，等大伙都交完了，王金海遞过一个包袱說：

“主任！这是我的慰劳品，我看不必写名字了。”

主任嘴里說着：“得写名字！得写名字！”一面打开一看，是王金海身上穿的那件皮猴。

这时小李也在一旁，瞧見了这件皮猴，一把握紧了王金海的手說：“王大哥！你……”底下，他想不起說什么好……

王金海兴奋地說：

“小李！今天我特別痛快，把美帝国主义送来的皮猴，暖暖和和的穿在咱們志願軍身上，再去打美帝国主义……”

1951年1月7日

贈 書

早上，厂方傳達完了本月要完成各方面訂貨的工作計劃，工会主任老黃對工友們說：

“解放軍戰士們替咱們打了這麼多年的仗，好容易熬到基本上勝利了。得了一點閑，他們還不肯休息，又參加了生產，像開荒種地呀，建築鐵道呀等等的。這還不算，為了充實自己，他們還要展開文化大學習！就這份前進精神，提起來咱們又是欽佩，又是高興！現在要求大家的，就是要咱們工人幫助戰士弟兄一點小忙，發起一個贈書運動，號召每個人都在自願的原則下，贈給解放軍一些書。只要是有進步內容的，連小人書也可以。”

電焊匠老周聽了很贊成，散了會，走出會場，一路上就叨念這件事：

“這種隊伍你不佩服行嗎？不知冒了多少死，好容易將反動派打垮了。緊跟着又是種莊稼，又是學文化，贈給幾本書還算回事！太微微了啦！這半個月的工錢發下來，我非得多買它幾本不行。煩煩咱們學習組長檢好的書開上它個名單，省得買的不对路。”又向旁邊的孫長祿說：

“我說長祿，你可素常总愛买个書什么的，又是个積極分子，可不能贈少了！”

孫長祿心上正琢磨着这事呢，听了老周的問題，隨口答應着：

“多贈几本！多贈几本！”

場里凡是去过孫長祿家里的工友們都知道他屋里摆布的有一个特点：就是迎面櫃上整整齐齐的排列着好几堆書，这是在一一般工友家中很少見到的。有人找他借几本書，用不了三天半，他就催着你還。要是把他的書弄髒了或是弄破了一点，孫長祿的臉色可就不好看了。兩条濃眉毛向下一搭拉，說話像直筒子炮：

“我說不借給你，你偏要借，囑咐了又囑咐，就怕你弄坏了，归齊還撕破了好几頁。”

时常把借書的工友鬧的下不来台。知道他的脾氣的，再也不借他的書了。

說也难怪，提起孫長祿这几堆書来，真勾起他一大堆心思，能留到今天，沒有变成包花生米的紙袋，可真也不是一件易事。

解放前三个月，孫長祿干活的那个机器厂实在維持不下去了，就宣告長期歇業。工人們也都遣散了，孫長祿一直蹲在家里。起初还傳說着一个人發兩個月的遣散費，以后越盼越沒影子。解放軍越来越逼近了，經理索性不露面了。孫長祿才死了心，找別的工作，失業的都滿了營，孫長祿也豁出去了，干脆家里有什么卖什么，活一天說一天吧。

屋里的东西越卖越少，桌子、凳子、旧衣服都换了玉米面，老婆可就钉上了他这几堆书说：

“把这几堆书卖了吧，称称也有几十斤，这年头废纸的价倒是挺大，明儿给挑破烂筐的老李吧！”

孙长禄一听就炸了，像是谁要夺去他最心爱的宝物，瞪起眼冲着老婆说：

“你说什么？卖我的书？你成心气我呀！我上工连点心都节省着，日积月累的买了这么几本书，我喜好翻翻这个么，告诉你！宁挨顿饿，勒勒裤腰带，我也不卖这个。”

老婆一听也挂了火，索性挑明了说：

“也没听说过，一个耍手艺的，光着个屁股置了这么多的书，附近这些位手艺人，挑不出一个像你这样的，你还想中状元呀？卖不卖在你，晚上的棒玉米面还没着落呢！你能挨饿，孩子的爷这么大年纪可不行呵！”

孙长禄一听登时气也下去了。这真是一个难题，赊没处赊，借没处借，用眼四处扫扫，也没有值钱的东西可卖了。有心将书卖了，心里真舍不得。翻了翻床底下，一狠心把小烟煤炉子抄出来，扛上肩向外跑，老婆在后追着喊：

“你是干什么呀！要卖炉子呀，那怎么行呀，眼下就要升火了！”

孙长禄一边走一边说：

“升火？别作梦了！八路再不打进来，还有钱买煤呀？连吃都等着断顿吧！”

老婆只好放他走：